

大学英语“化知识为素养”的困境与破局

肖蕾¹ 刘俊杰²

新疆理工学院

DOI:10.12238/mef.v8i7.12104

[摘要]“新文科”建设的根本是“化知识为素养”。受多元外语观、分科治学的影响，大学英语化知识为素养的现实困境表现为：人才培养的“西化、简化、窄化”。实现大学英语知识到素养的转化，需要立足知识“情境依赖性、实践嵌入性”的本质特性，构建以“梯级实践”为中介的三位主体转化机制。在该机制下，大学英语“化知识为素养”的破解之道为：以“红色故事”开发本土化的情境化课程资源，以“学科融合”制定启发式的先导性课程设计，以“多维情境”创设梯级化的地方性课程实践，融合学科人文性、基础性、工具性，通达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新文科；大学英语；知识；素养；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Dilemma of and Solutions to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Competence in College English

Lei Xiao¹, Junjie Liu²

Xin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The essence of "New Liberal Arts" is to transform knowledge into competence. Influenced by "pluralistic foreign language views and discipline-based learning",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competence in College English is manifested as "westernization, simplification and narrowing" of "educa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 To transform knowledge into competence in College English, 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with "hierarchical practice" as the medi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ual dependence and practice embeddedness" of knowledge. Guided by this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solutions to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competence in College English is as follows: to develop localized and contextualized curriculum resources with "red stories", to formulate heuristic and introductory curriculum design with "discipline integration", and to create hierarchical local curriculum practice with "multi-dimensional context", thus ensuring the education of qualified personnel by the joint force of the humanity, foundation and instrumentality of College English.

[Keywords]New Liberal Arts; College English; Knowledge; Competence; Talent cultivation

引言

“新文科”建设主张以“学科交叉融合”赋能文科教育，培养出能够回应时代之需求、应对时代之挑战的新型人才。新型人才的培育不仅关注个体工具性、有用性的实现，更意指文科教育“主体性”的回归，彰显文科教育关切个体素养的发展。知识和素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知识是素养的基础，为素养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素养是知识的境域化表达，建立起知识与个体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意义关联。在此意义上，“新文科”建设需要思考“什么知识具有育人效果”“怎样育人有效”，以个体素养发展实现文科教育提质增效。

一、“新文科”建设之根本

“新文科”建设自提出之日即备受学界热议，究其缘由，一是其内涵界定的多元化，二是其实现机制的非标准化。就

“新文科”建设的实现机制而言，目前看来，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不难看出，“新文科”建设的实现机制经历了从宏观构思到微观设计与实施的发展过程。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其目的在于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是对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的主动回应^[1]。具体而言，“新文科”是对原来学科和专业提出新的要求，更新改造传统专业的理念、内容、标准、方法，更是新学科和新专业的产生，诞生全新的交叉跨学科领域^[2]，如有机融合文科与理工科、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要素，重组或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专业体系，通过知识的传授来培养人的思维能力，确立“教”与“学”新主体关系等^[3]。

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构思，还是微观视角的设计与实施，“新文科”建设的实现机制都指向以“学科交叉融合”构建集战略性、创新性、融合性于一体的文科教育体系，培养出能够适应、回应时代之需的新型人才。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是课程的目的、教学的中心，亦是文科教育的本质所在，其落脚点在于实现个体发展的整全性。个体发展的整全性不能脱离具体的课程内容和教学的实际过程，具体的课程内容和教学的实际过程既非教授百科全书式知识，也非传授特定领域精专知识，而是个体对知识进行“内化”与“外化”的双重建构，表现为个体对概念的主动“发明”与“建构”，对知识得以成立、得以运用的情境条件的“发现”与“创造”。知识的“外化”作为知识“内化”的外显，意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综合运用知识、技能、态度等解决问题的高级能力和人性能力，是知识的境域化表达，亦即知识向素养的转化。据此，“新文科”建设的根本应在于“化知识为素养”。

“新文科”建设之根本的厘清为“新文科”建设从理念走向现实指明了方向。以“化知识为素养”实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课程这一载体，课程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大学英语作为高等学校非语言类专业学生的核心通识课程、外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化知识为素养”的桥头堡。因此，以大学英语课程为例，对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化知识为素养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进行理实结合的阐述，剖析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的现实困境，并从“情境化资源开发、先导性课程设计、梯级化实践创设”三个方面对“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化知识为素养”的教学实现路径作出探讨。

二、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的困境

受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外语学习、掌握和运用持有不同的观念、态度和看法，也因此形成了多元外语观，如工具性外语观、文化性外语观、学术性外语观、应试性外语观等。多元外语观明晰了外语学科的组织结构，说明了外语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基本方式及探究的界线。大学英语在多元外语观的影响下形成了以语言教学、技能教学、文化教学为主的教学内容，学科知识凸显国际化、专业化。然而，外语观间的分野、分科治学的传统使大学英语不断地走向国际化、精细化的同时，却偏离了本土化、融通化，囿于小作坊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的现实困境：人才培养的“西化、简化、窄化”。

（一）“单向度”文化性外语观下人才培养的“西化”

外语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的思想早已在我国学界达成共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意指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同步

融入所学语言国的文化知识及语言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文化教学的传统也是由来已久，然而，在“言必称希腊”的思维惯式及学科惯式下，出于学习地道语言、了解西方视角、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等动机，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教学以小c文化、美国文化为主，目的语文化比重较大，而中国文化则被边缘化，且文化教学的内容虽然主题丰富、内容真实，但却缺乏清晰的文化主线。这种近乎单向度的文化性外语观折射出的是文化自觉的缺失、文化自信的不足，也因此造成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单向度西化，学科知识增量不足，学科“内涵式”发展受限，人才培养日渐“西化”。大学英语亟需正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二）“功利化”应试性外语观下人才培养的“简化”

大学英语在高校办学中有着“受众广、学时长”的先天优势。然而，在英语成绩与升学、就业息息相关的时代，英语学习往往被学习者，甚至教育者视为应试任务，考试技巧和分数成为重中之重，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初心使命被遗忘殆尽。应试性外语观下，大学英语教学习惯于在语言知识上做文章，停留于“题海战”，而难以跳出语言本身去探索语言在促进个体素养发展方面的应有之义。人才培养被“简化”为“学考一条龙”式的简约过程。“功利化”的外语教学不仅“封印”了教学主体的能动性，更是使大学英语缺少知识转化为素养的必备媒介-梯级实践，造成知识的悬空状态，个体素养发展虚置。这种“象牙塔式”的人才培养反而适得其反，造成人才辐射面受限。大学英语亟需正视“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三）“精细化”分科治学体制下人才培养的“窄化”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断发展，分科治学成为各学科的基本存在方式。在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分科而治的模式下，大学英语逐渐实现了英语语言知识的专门化、目的语国家文化研究的深入化，形成了专业的学科知识体系。然而“专业化”并不等同于“结构化”。如信息加工理论所指，课程内容如不按一定的方式加以组织，学生虽通过反复操练也可以学习，但这种信息不可能与长时记忆中的有关信息建立有机联系，因而是孤立的，很难用来解决问题^[4]。总言之，精细化的分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英语学科知识的碎片化、学科思维的狭隘化、学科结构的模糊化，人才培育“窄化”。新技术和产业革命浪潮接踵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小作坊”式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回应时代之需。大学英语亟需正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三、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的破局

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化知识为素养从课程的视角解

说“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重构学科“人文性、基础性、工具性”三维属性，以“本土化”的文化教学资源彰显学科的人文性，以“跨学科”的先导性课程设计落实学科的基础性、实现学科的工具性，以“梯级化”的地方性课程实践形成学科人文性、基础性、工具性之合力，促进大学英语知识向素养的转化，实现人才培养。

（一）以“红色故事”开发本土化的情境化课程资源

西方文化进教材帮助学习者积累了英语语言知识、培养了国际视野，但这种近乎单向度的文化教学不仅造成了跨文化交际的不平等，更是造成外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的实然。此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的价值观走向多元化，文化认同走向复杂化，在了解和接纳其他文化的同时，也经历着对本民族文化的困惑，对原有价值观的质疑。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亟需“固本培元”。“固本培元”在文化教学上体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内容浩繁。其中，“红色文化”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文化教学的重要资源。由于时限划分上的不统一，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界定还存在分歧。但通过对红色文化概念分歧的梳理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相同性，那就是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形态^[5]。无论其以何种形态存在，都是文化教学的载体。知识的情境依赖性表明知识产生于特定情境，并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获得。“红色故事”作为红色文化的内容之一，具有情境性和深刻的感染力，是生动的文化教学素材。

以“中国特色鲜明、情境鲜活生动、价值导向明确”的“红色故事”为大学英语课程资源，促进学科知识的增量发展，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提升学习者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大学英语学科人文性的充分彰显。而“红色故事”进教材育人成效的实现须遵循认知加工规律。认知加工是一个从表面到内核、从表象到本质的层层递进的过程，一般包含感知阶段、注意阶段、同化阶段和顺应阶段四个环节，感知阶段是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觉器官将外部世界的信息反映到大脑中，并将片段性、个别性、部分性的信息整合成一个总体映象的过程，具体包括感觉过程和知觉过程^[6]。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创建文本、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课程资源，实现“红色故事”课程资源的“数字化”，突破红色文化育人的时空限制，并以多模态课程内容予以学习者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上的冲击，帮助学习者形成感觉记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红色故事”课程资源的开发以内容的创新提升大学英

语学科人文性，而人文性的彰显以学科的基础性和工具性为基础和载体，有赖于有效的教学组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通过一定的教学组织形式和策略，对教学活动进行系统的规划、安排和实施。

（二）以“学科融合”制定启发式的先导性课程设计

学校里要教的不是内容，不是教材，而是知识的形式，只有通过掌握知识的形式，才有可能达到课程的目的^{[4][15]}。大学英语学科的知识形式见于其基础性和工具性。其基础性体现在为学习者学业深造和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语言基础。然而，传统教育体制下，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逐句翻译以“达意”占据了大量课时，知识的形式无从谈起，教学被简化为教师的“教”，教学过程中学习者的主体地位虚置，造成主体失焦，学科的基础性亟需落实，文化教学式微、素养发展时空受限的局面亟需扭转。《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数智”赋能则是交叉融合的具象化形式之一。其中，“线上知识型微课”是落实大学英语学科基础性的有效举措，即基于学情、校情、教学目标自行录制“知识型微课”，以“问题为导向、逻辑为索引”，经“雨课堂、智慧树、iTEST”等智慧平台发布。教材语言以通俗易懂的教学语言呈现，引导学习者聚焦教学内容，通过问题导向、逻辑索引习得语义、语法、语篇等，使信息由感官系统进入大脑并进行信息加工，完成注意阶段的认知加工。“数智”赋能大学英语以“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形式打破时空局限，以现代信息技术帮助学习者习得知识的形式，落实学科的基础性。知识形式的习得提升了学习者的认知水平，但实现知识从认知层到行为层的转化离不开有效的技能。

大学英语学科知识形式的另一种体现在于语用层面，有赖于学科工具性的支架作用。传统课堂“缄默式听、机械式说”等低效技能显然达不到语用层面，更无益于促进大学英语学科知识向素养的转化，学科的工具性亟待实现。大学英语一直致力于培养学习者听、说、读、写、译五大技能及跨文化交际能力，但始终处于“形式主义”状态，教学主要依赖传统的听说法、翻译法、机械练习，知识停留于理论层面，学科的工具性“有名无实”。交替传译作为英语专业的一门“技能导向型”课程，以多样化的素材培养学习者“积极听辨、信息分层、记忆扩容、笔记法”等五大技能，其技能的“普适性”、素材的“灵活性”也因此造就了学科知识的“可转移性”。基于学科间的互补性，以“文文交叉融合”的形式构建集普适性技能与地域性知识于一体的大学英语学科知识，视交替传译之技能为“常量”，培养学习者的通用技能或程序性知识，大学英语课程内容则为“变量”，实现以不变应万变，授人以渔。

文理、文文交叉融合的先导性课程设计为大学英语“新

文科”建设-化知识为素养做好了奠基工作,以现代化手段呈现的情境化课程内容落实了学科的基础性,普适性技能的融入则坐实了学科的工具性,促进教学由机械翻译转向教知识的形式。但素养的形成绝非仅仅是知识形式的习得、知识的工具化。知识的情境依赖性在表明知识与创造它的具体情境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揭示了它的实践嵌入性,即知识在地方性实践中得以验证、生成、创新、内化。地方性实践作为知识转化为素养的中介,离不开“以身体之”的亲知真知、“身体力行”的实践履行。

(三)以“多维情境”创设梯级化的地方性课程实践

素养作为学生发展的当下表达,其意义正在于将过去立足于知识掌握的学生发展,转向立足于特定情境中的人性能力表达,亦即突出了活动对于个体发展的奠基意义^[7]。活动的介入使教学不断走向由“教”知识、“教”素养二元协同构成的应然。实现大学英语学科知识从认知层面到个体发展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创设梯级化的地方性实践,在“源语内容”复述、“源语情境”再现、“系列情境”践履中形成学科人文性、基础性、工具性之合力,进行知识价值的生成,促进个体素养的发展。

1.“源语内容”复述

“红色故事”进教材弥补了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缺失,赋予课程知识以情境。情境化的源语内容生动地呈现了以文字符号为客观表征的显性知识。“源语内容”复述是学习者在情境中内化显性知识的重要途径。良好的教学效果依赖于适合的课程实践,而课程实践效度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学习者的课堂参与度。克服哑巴英语、畏难情绪等“应试教育”的遗留问题,充分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成为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地方性课程实践中不可回避的一环。为此,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以“积分保卫战、合作学习”等正向激励机制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与动机,通过外在驱动力促进良好学习行为与学习成果的发生。在激励机制的驱使下,遵循认知发展规律,组织学习者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陈述性知识到程序性知识的转变,如运用“积极听辨之影子跟读”洞悉情境化课程内容中的知识形式、人物故事,彰显学科的基础性;运用“信息分层”加工源语信息,厘清源语逻辑,继而以“记忆扩容”之“视觉化记忆、信息组块化”提升复述内容的饱满度,经无笔记脑记进行“红色故事”源语复述,实现学科的工具性。依托程序性知识进行源语复述一方面提升了学习者的脑记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于无形中培养了学习者的学习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则使学习者借助情境掌握知识的形式,运用知识,感知“红色故事”内含的默会知识。

2.“源语情境”再现

如有学者所述,每一位红色人物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红色故事都是一个生动形象的理想信念教材^[8]。“红色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场”,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和强大的感染力,蕴含着丰富的默会知识,使得身处其中的学习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默会知识作为显性知识的补充,以显性知识为基础和框架,使显性知识更加生动、具体和更具可操作性。“源语内容”复述的课程实践侧重于学习者的记忆和思维等认知因素,而非认知因素,如情感、责任心、人际交往、创新能力等,亦不容小觑。以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方式对学习者的进行分组,组织学习者以“源语情境”再现的形式创设真实情境,通过角色模拟获得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并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坚定信念,在真实情境中体验和感悟“红色故事”所承载的精神内核,不断开发学习者的默会认知潜能。“源语情境”再现的过程也是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动静结合、视听互动的过程,学习者互为参照,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表现、行为、态度、价值观等把握“红色故事”内含的感召力和启发,学习、领悟默会知识,并在不断地体验、对照、反思中得到涵养。

3.“系列情境”践履

知识的正迁移不仅在于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经验理解和掌握新知识,也在于在新的情境中发现、创造知识得以运用的条件,并外显为恰切的行为,提升知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机能,不断促进知识向素养的转化。“源语内容”复述、“源语情境”再现以课内实践的形式为学习者创设“以身体之”的情境,逐渐形成学科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之合力,为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的“熟能生巧”奠定了坚实基础。“熟能生巧”有赖于实现知识的实践嵌入性,即知识在特定的实践活动中被运用、转化和再创造。“系列情境”践履旨在以贴近生活的系列情境促成学习者与情境嵌入性关系的形成,在嵌入性实践中内化知识,举一反三。

(1)以红色故事演讲比赛为点

演讲比赛作为一种公共表达和沟通的艺术形式,能让参赛者在准备过程中充分调动知识进行主动架构,在比赛过程中融入情境塑造人格魅力。开展“学用一体”式的“红色故事”演讲比赛有效地激发了学习者的能动性,引导学习者积极调动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组织语言、明晰思路,运用普适性技能对演讲内容进行逻辑清晰、生动形象的脑记和传达。这一看似功利性的实践过程实则让学习者在准备时逐渐达成价值观的认同,在展示时外显为抨击心灵、感染力强的声音语言、肢体语言、情感语言。

(2)以红色故事宣传长廊为线

校园作为师生学习、生活和活动的场所,其一情一景、一事一物都应具有教育意义和感染力^[9]。红色故事宣传长廊

作为校园视觉景观、文化教学的物质载体,以其鲜艳的底色、浓厚的文化气息熏陶着全体师生,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以宣讲“红色故事”的形式创设真实情境,使学习者肩负传承者和宣讲者的双重身份,在宣讲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与外显,同时以生动的语言、清晰的思路、娴熟的技能、真挚的情感传递正能量,以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意志力实现价值观的同步推广。

(3) 以基层社区志愿服务为面

知识的学习不仅在于获得关于世界的客观表征,更在于身体力行去“改善”世界。服务性劳动教育作为大学生身体力行的重要抓手,重点在于培养大学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主动意识、实践能力与精神品格,强调“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社会责任感”^[10]。以基层社区为实践单位,组织学习者开展文艺汇演、社区支教、清洁环保、助残服务等服务性实践活动,在地方性情境中了解社会、学以致用、增长才干,以恰切的行为内化知识,在与环境、与社会、与他人的互动着的实践中实现个体素养的发展。

“新文科”建设是一场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国家工程,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学界协同推进的一项高等教育发展、人才培养战略举措。人才的培养是知识和素养的综合体。知识无涯,但知识的形式是有边际的;素养无形,但人性能力是可视的。作为教育培养人的终端生产链,高等学校更应将“授人以鱼”的教学转向“授人以渔”的教育,切实发挥教学的教育作用。大学英语“新文科”建设以教知识走向教知识的形式、以单向度文化教学走向双向文化教学,基于知识和素养的内在关联,把握知识的情境依赖性、实践嵌入性,在开发情境化课程资源的过程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打破学科森严壁垒的尝试中创新知识生产方式,依托教学内容的“内涵式”发展、培养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知识向素养的转化,让教学真正回归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冯果.新理念与法学教育创新[J].中国大学教

学,2019(10):32-36.

[2] 蔡基刚.学科交叉:新文科背景下的新外语构建和学科体系探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3):14-19+26.

[3] 刘建军.“新文科”还是“新学科”——科视域下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J].当代外语研究,2021(03):21-28.

[4] 吴刚平,郭文娟,李凯.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0.

[5] 李超.红色文化与高校育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112.

[6] 温雅丽,田辉.认知规律视域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教学研究[J].教学研究,2023,46(06):71-76.

[7] 叶波.化知识为素养:现实困境、理论阐释与教学实现[J].中国教育学刊,2021(08):45-49.

[8] 张蓉.“五红育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路[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6(05):536-544.

[9] 徐柏兴,肖龙海.红色文化育人校本实践[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17.

[10] 王成,樊凯,樊艳丽.高校服务性劳动教育的内涵审视、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4(18):3-9.

作者简介:

肖蕾(1992.04),女,汉族,安徽人,教师/讲师,硕士研究生,新疆理工学院,高等教育方向。

刘俊杰(1990.05),男,汉族,安徽人,教师/讲师,硕士研究生,新疆理工学院,高等教育方向。

基金项目:

2023年新疆高校外语教学研究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大学英语》跨学科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2023DXWYJG008)